

調查報導 你愛的雞胸肉，也有無處去的惡臭廢棄物

# 卜蜂污泥案 揭開美食天堂的陰暗面

台灣人每天吃掉二十五萬片雞排，相當於十座一〇一大樓高；雞胸肉風潮，更創造一年百億商機。然而，在美食天堂招牌下的陰暗處，堆得比一〇一高的，還有「比死老鼠臭」的食品加工廢棄物。食品大廠卜蜂與配合業者將污泥棄置於農地，反映出一個崩壞的循環體系，你我也牽涉其中。

文—劉光瑩 攝影—王建棟



台灣人愛吃也懂吃，被稱為國民美食的香雞排與鹹酥雞是許多人的最愛。農委會統計，台灣人平均每天吃掉二十五萬片雞排，相當於十座台北一〇一大樓高，一年商機四十億元。增肌減脂風潮，更讓雞胸肉成為健身族的心頭好。超商龍頭與

卜蜂、大成合作的即食雞胸肉，不到一年銷售突破兩百萬包。

台灣人均雞肉消費量，三十年來翻倍成長，從一九八六年的每人每年吃十四公斤，如今超過三十公斤。光雞胸肉，一年創造的商機超過百億。

沒想到在一塊塊美味雞排與雞胸肉的背後，卻隱藏著崩壞的廢棄物處理體系。在台灣美食天堂招牌下的陰暗處，殊不知堆得比一〇一大樓還高的，還有食品加工產生的廢棄物。

去年中，農民在彰化芳苑農地發現飄散惡臭的數千噸污泥，彰化地檢署與環保署督察總隊合作追查，發現居然是福茂有機肥料等再利用業者，將食品加工廢棄物棄置，不法所得數千萬元，牽涉十幾家知名企業，包括卜蜂、義美、愛之味等，震驚社會。

美食背後的廢棄物，究竟是怎麼跑到農地裡的？這又凸顯出食品廢棄物再利用體系的什麼問題？

《天下》記者細

▲空拍畫面看來只是一般的泥土，其實卻是臭不可聞的數千噸食品加工污泥，堆置在彰化芳苑農田間。而這是台灣食品加工廢棄物再利用難題的冰山一角。（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提供）

細爬梳食品污泥再利用產業鏈，看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以及愛享受美食的台灣人，不願面對的真相。

### 第1站：再利用機構 「人人亂倒，大家心知肚明」

一月初，《天下》記者來到苗栗苑裡水柳坡的穩盛農藝科技公司。在去年之前，它還是經環保署核准、具有食品加工污泥再利用資格的十多家廠商之一。

在被迫歇業以前，穩盛農藝科技曾先於被起訴的福茂公司，與卜蜂長久合作十餘年。

穩盛有四支內含食品加工污泥製成的肥料，包括綠旺五號、高效肥一號、高效肥三號與高效能一號，都領有農委會農糧署的肥料登記證。

「好多食品業者跟學者來看我的工廠，都說我做得很好，」穩盛農藝科技實際負責人陳麒任，信心滿滿地說，「還說如果我都做不到，就沒有人可以做好了。」

關於這次食品污泥棄置案，陳麒任一語道破問題：「大家都心知肚明，每個人都在亂倒。」

為了解開亂倒背後原因，我們

走入穩盛工廠找答案，卻是一片空蕩蕩。

走近鐵皮廠房，空氣中瀰漫粉塵與一股異味，鐵鏽不時從頭上飄落。幾片棧板堆著一袋袋穩盛牌高效肥三號，旁邊有一小座堆肥山丘，已經生出白色菌絲。

「這都是好菌，可以讓植物長得很漂亮，」穩盛老闆娘曾郁涵信心滿滿地說，一邊掬起肥料給記者看。（見左下圖）

走到廠房後面的堆置料源區，可看出有生產的痕跡，牆上掛著牌子，指出各種廢料的暫置場所，包括廢白土、廢矽藻土、食品加工污泥、廢菇包、釀酒污泥等。只不過，現在都空空如也。

穩盛有肥料登記證，又跟卜蜂與多家食品廠合作多年，為何生產線會空蕩蕩？

### 美食的惡臭，被抗議到歇業

簡單來說，是村民來抗議了。

「就是屍體的臭味，」彰化專辦國土案件的檢察官王銘仁回憶，去年底在彰化芳苑查獲兩台亂倒食品加工污泥的卡車，開回到地檢署停車場，他在辦公室裡開會，距離一百公尺外還能聞到濃

濃臭味。

兩、三天之後，卡車開到保管場，卸貨後依然臭氣薰天，連附近居民都打電話來抗議說，臭到受不了了，最後只好勞駕消防隊來清洗。

這就是美食天堂的陰暗面：再美味的珍饈，都會產出惡臭的有機廢棄物。

如今，環保署公告可再利用食品加工污泥機構的名單中，已不見穩盛的名字。

談到這，陳麒任有不少苦水要吐。

他說，穩盛十多年前在彰化經營有機廢棄物再利用廠，後來遷移至南投名間，並拓展與卜蜂南投食品加工廠的合作關係。但最後，卻因氣味難聞，遭到周遭居民抗議，讓他萌生遷廠之意。

去年三月，陳麒任在苗栗苑裡荒郊野外找到一塊原是磁磚業的舊廠房進駐。

依申請，每月污泥最高收取量為一千噸，沒想到經營不到半年，每月處理量僅五百噸，就引起地方民眾與議員多次包圍廠房抗議惡臭，甚至有居民說「比死豬、死老鼠還臭」。



▲穩盛農藝因村民抗議而暫停收料，苗栗苑裡廠房空蕩蕩。董事長陳麒任認為，自己的設備在同業間已屬先進，不該遭到停業命運。

他強調，工廠為合法申設，環保局來測空污也未超標。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穩盛在南投與苗栗的兩間廠，都因為地方居民抗議，檢核證明遭地方政府壓住不發，導致無法繼續收料營業。

做回收必然會有鄰避效應，難道只有穩盛被抗議？陳麒任說，苑裡當地村民其實給過他忠告，「另外一家做廢棄物的老闆，每年拿兩百萬給村民敦親睦鄰。」

陳麒任認為，主要是因為他不願「敦親睦鄰」，才成為眾矢之的。

## ■ 全台剩10家機構可收食品污泥，處理量少了三成

全台食品加工污泥再利用機構，最大收受量及停止收受量（公噸／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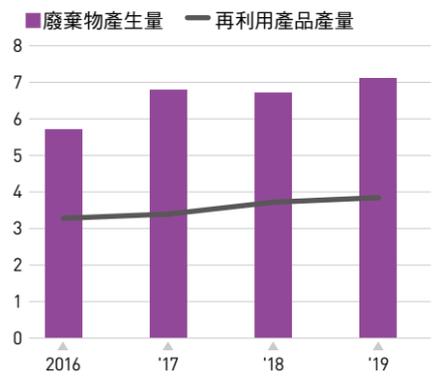
■ 現已停止收受量 ■ 現有最大收受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劉光瑩採訪整理

## ■ 食品污泥量居高不下，再利用率僅一半

歷年食品加工廢棄物產生量vs.再利用率  
產生量 (萬公噸)



註：再利用率 (有機質肥料或有機質肥料原料) 於2016年起規定網路申報  
資料來源：環保署廢管處

▼ 香噴噴的雞排是國民美食，全台一天吃掉的雞排，有十座101大樓高，但誰想得到，苦無管道去化的食品加工污泥，也日益增多。



的，儘管穩盛產生臭味，也是不爭的事實。

無論如何，穩盛停產，反映出全台一觸即發的危機。

「我早就猜到福茂會亂倒了，全國才幾家可以收食品加工污泥的再利用機構，早晚會出問題，有的因為違規或像我們沒拿到檢核就停收了，這次檢察官又起訴好幾家，食品加工業者都雞飛狗跳，」陳麒任無奈地說。

透過環保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可查到登記在案可做食品加工污泥(代碼R10902)再利用的業者，僅寥寥十多家，

但其中兩家(福茂有機肥料、方圓)因為牽涉棄置案遭起訴，已被剔除資格；穩盛南投與苗栗兩廠也因居民抗議、拿不到地方政府檢核通過而停產。(表1)

「每間工廠都有一定可收受的量，全台灣也沒幾家，現在又關了這麼多家，怎麼可能不亂丟？」陳麒任指出。

### 第2站：彰檢調查棄置現場「生產設備長滿蜘蛛網……」

近年崛起的健身商機，究竟有多夯？

根據公開訊息，卜蜂二〇一九年前三季累計營收約一五六億元，稅後純益九.四億元，年增近五成。在法說會上，卜蜂董事長鄭武樾就表示，雞肉產品不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團隊持續開發肉類加工產品，推動業績成長。

看股價可見端倪。過去四年，與雞肉相關的公司大紅，卜蜂股價漲了近兩倍，大成股價漲一倍多。有業界人士觀察到，卜蜂幾年前原本一天殺五萬隻雞，現在一天要殺十萬隻，可見業績大幅成長。

加工食品業績好，廢料也等比

很顯然空有設備沒生產，劉智偉回憶當初查廠情況。

為什麼再利用業者，收了污泥卻不生產，寧願亂倒農田裡？答案是「不好賺又難賣。」

### 廢物不斷增加，再利用價值低

彰化檢察官王銘仁直言，在台灣廢棄物再利用的根本問題，就是事業廢棄物不斷增加，但再利用的管道並沒有變多，尤其碰到再利用價值低的廢棄物，到市場上更加沒去處。(表2)

食品加工污泥製肥，就是最好的例子。陳麒任說，穩盛以食品加工污泥製成的有機肥，一包二十公斤只能賣七十元至一七〇元，再利用業者主要收入是來自處理費，賣肥料只是次要。

價格差就算了，更怕沒人要買。檢察官施教文就聽農會的人抱怨過，食品加工污泥再製的肥料不好用，會有比較嚴重的臭味和蒼蠅問題。

當有更多平價好用的化肥可買，有機污泥製肥自然乏人問津。更別提肥料產銷自成體系，不是做得出來就賣得出去。

長期研究有機肥的中興大學生

例產出，卻造成再利用廠商來不及處理，乾脆直接傾倒，好繼續收取廢料，賺取一噸四千四百元至六千元不等的「處理費」。

彰檢起訴書對這「假循環、真亂丟」大賺其錢的過程，有生動描述。

當清運公司司機告知卜蜂賴姓課長，福茂公司因為月核配置量爆滿，不再收受食品加工污泥，卜蜂蕭姓協理旋即出面「協調」，串通工廠同事、司機與再利用機構(福茂)，在不申報的情況下，仍將污泥清運至福茂公司。

之後，賴姓課長也多次配合司機，規避查緝，將未申報之污泥運至福茂。

「我們看了好幾家收受食品加工污泥、號稱再利用的業者，很顯然根本沒在生產，」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劉智偉直言。

在去年偵辦過程中，他為了釐清再利用業者亂丟污泥的原因，親自去看了福茂的再利用廠。

「它如果有在正常生產的話，一定有生產設備和添加的其他原料。但它的生產設備都長蜘蛛網了，肥料包裝袋居然一個都沒有，每月電費單只有兩百多塊，

命科學系講座教授楊秋忠指出，一般農民都是透過肥料店買肥料。肥料店會賣的產品通常要利潤高、好保存，沒有特別誘因，不會去批食品加工污泥製成的肥料，銷售管道自然受限。

完美風暴就這樣發生了：食品加工污泥除了再製成肥料，沒有其他去向，但做成肥料不好賣又賺不到錢。如果當廢棄物處理，脫水後焚燒，每噸處理成本高達八千八百元。

### 第3站：環保署廢管處官員每天煩惱廢棄物無處可去

食品加工廢棄物行之有年，為何只有十幾家業者可處理？問題就在臭味，使廠商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在彰檢起訴書中，我們還發現另一家位於雲林的農場，過去也曾與卜蜂業務合作多年。

「這一家做很久了，也很低調，」一位環保署官員透露。有多低調？記者打電話到這家農場，希望詢問食品加工污泥再利用產業問題，卻馬上被掛電話說「無可奉告」。

環保署官員表示，政府與業者



◀在彰檢與環保署的積極偵辦下，芳苑污泥棄置案抓到兇手並起訴，更要求業者恢復原狀，圖為正打包準備運走的污泥。但全台也許還有更多這樣的棄置場所不為人知。(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提供)

怕引起太多社會關注，會讓附近居民去抗議，「我們最煩惱的，是到時候污泥又沒有地方可去，豈不是更多亂丟？」

這個問題，也讓環保署廢管處處長賴瑩瑩頭痛。「我們了解到，穩盛的操作沒有很到位，除臭沒做好，抗議在所難免，」她解釋說，目前經濟部工業局針對再利用業者，已經有比較嚴格的操作規範。

### 解方1：食品公司 盡量自行處理廢物、標明去向

以往對食品加工廠來說，付處理費把廢棄物交給廠商就放心了，但若再利用管道不暢通，就變成徒具虛名。換句話說，食品企業不能再如鴛鴦般把頭埋在沙子裡，全然信任再利用業者的良心。

施教文偵辦此案期間，感觸很深。「我把食品大廠的老闆叫來，他們還極力辯解，『都是交給環保署公告的合格廠商，他們亂丟不是我們的責任』，」他說。

直到帶他們親臨彰化芳苑棄置現場，施教文問，「你們公司產生的廢棄物跑到田裡，你們真的覺

得這樣沒問題嗎？」

後來到了再利用廠，看到廠房裡長蜘蛛網的設備，「我跟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來看過，一次就好，今天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他們才覺得愧疚，」他說。

要解決問題，應該正本清源，自己產的廢物自己負責。

「廢棄物可以便宜委外處理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王銘仁直言，食品業者應盡量自行處理廢棄物，包括在生產過程中減少廢料，或在出廠前就利用脫水、破碎等方式減少廢料，也有助降低生產成本。

陳麒任說，有食品大廠投資上億經費購置脫水設備，降低污泥含水率，也能節省再利用費用。

「我問高階主管，你們賣給連鎖速食店的雞肉，是不是每塊肉的來源、成分都清清楚楚，廢棄物為何不用比照辦理？」施教文指出。

近年在台灣，塑化劑、食品添加物風暴後，詳細標示產品成分已成食品業界標準做法，廢棄物處理方式與流向，也應一併讓消費者知情，作為選擇產品的判斷之一。

施教文也舉出《天下》高科技廢棄物的報導，讓台積電承諾要自行處理多種有害廢棄物。根據這一做法，卜蜂已公開表示將研究自行處理技術。「我們抱持非常高的期待，」王銘仁也說。

食品加工污泥問題，還能如何治本而非僅是治標？

### 解方2：消費者 接受食品漲價、選擇好企業

「我們也自我檢討，未來針對有機污泥再利用的業者，對於臭味跟環境的要求一定會更明確與更嚴格，」賴瑩瑩說。

她表示，比較新的有機廢棄物再利用機構，政府會要求採用快速發酵設備，可有效降低臭味，並把處理時間從兩個月縮短至幾天，降低被抗議的可能性。

食品加工污泥理論上可以再利用，會產生臭味無可避免，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只有確實砸下重金投資設備，才不會讓再利用業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假若期待食品加工業者妥善處理廢棄物，勢必要投入更高成本購置設備與建立機制。

彰檢認為，如果消費者願意接受付出較高的價格，敦促食品業者把事情做好，對於企業、環境、消費者是三贏。環保署也該協助輔導再利用業者，改善升級除臭設備。

賴瑩瑩也同意，食品加工廢棄物委外處理費節節升高，如今再利用機構處理能量不足，當成本持續攀升，食品業者將更有誘因自行建立處理技術，也是正向發展。

### 解方3：再利用業者與政府 精細分類提高價值，輔以補貼

此外，儘管循環經濟成為近年熱議、且是對的方向，但並非所有廢棄物都具有循環再利用的價值。真正聰明的利用方式，是將廢棄物分級再利用，以找出能創造更高價值的去化管道。

研究有機堆肥多年的元沛農坊創辦人許又仁，認為荷蘭經驗堪為借鏡。

荷蘭阿爾梅勒(Almere)永續生態村，採用系統性思考，把動物殘渣處理堆肥後，再循環到環境裡。尤其花卉產業，荷蘭政府以綠色補償概念，補貼使用循環殘

渣堆肥的農民，讓有機肥能跟價廉物美的化肥競爭。

他強調，資源再利用的前提，是要精細分類。同樣是漁業養殖廢棄物，如一視同仁做堆肥就浪費了。最大片的吳郭魚鱗可做成人工眼角膜，次級的萃取膠原蛋白做保養品，最差的才去堆肥。

「所有的有機廢棄物都要分級才能對接到正確市場，創造出更高價值，」許又仁說。

食品加工並非新行業，為何現在才爆出非法棄置案？其實這凸顯了人民的環境意識提升。王銘仁說，以往大家對環境沒那麼在意，往往積非成是，食品加工污泥如果堆著沒人管，臭上幾個月就真的自己變堆肥了。

徒法不足以自行。廢棄物亂丟亂倒的違法行為，讓不肖業者賺飽口袋，負面代價卻是讓環境與全民承擔。

隨著民眾與企業對環境的意識提升，消費者也應有意識地支持負責任處理自產廢棄物的企業，從科技業到食品加工業，都一視同仁要求，才能有朝一日真正讓棄置無所遁形，讓廢棄物不再玷污台灣的青山綠水。

你們公司產生的廢棄物跑到田裡，你們真的覺得沒問題嗎？  
如果你們有來看過，一次就好，今天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政府失守、循環作假、集團壟斷

竹科、卜蜂污泥棄置案為何發生？

# 揭開廢棄物黑幕

竹科、食品大廠合法委託處理的廢棄物，原該進入循環經濟，最後卻流入農田、魚塢。拚經濟、迎台商的背後，你看不見的污染，可能早被吃下肚。政府管理為何失靈？問題可從一個政商關係良好，壟斷市場的可寧衛王國說起。

文——呂國禎、劉光瑩、吳靜芳 研究——蘇彥誠 攝影——王建棟 編輯——曹凱婷 設計——鄭寧寧

蓮溪埤 | 爐碴

台灣土地被金錢染色。高雄路竹蓮溪埤是二仁溪的滯洪區，曾有水鳥棲息，卻被土資業者棄置爐碴。



這59處只是冰山一角……

# 台灣廢棄物污染地圖

- 污泥
- 爐渣
- ★ 集塵灰
- ▲ 重金屬
- ◆ 鋁渣
- ▼ 底渣
- ◎ 其他



## 赤山巖 | 汞污泥、重金屬污泥

運泰環保替台塑處理廢棄物，卻棄置含重金屬污泥3.8萬噸及含汞污泥8238噸於此，20多年後的今日仍是污染整治場址，隔壁卻有養鴨場。



## 彰化和美 | 鍋米

彰化稻米產量佔全台20%，全台污染農地卻有六成在彰化。和美鎮電鍍等工廠密集，鍋米污染頻傳。



## 二仁溪 | 電子廢棄物

台南、高雄交界的二仁溪出海口，鍵盤等電子廢棄物已風化裂解，成為沙灘的一部份，半世紀後仍在。



## 屏東林邊 | 集塵灰

國道3號末端面積6公頃的濕地，20多年前遭回填有毒電弧爐渣及集塵灰，檢測發現多項重金屬超標。



## 屏東萬丹 | 鋁渣

閒置農地堆置數百太空包，雨後飄出嗆鼻阿摩尼亞臭味，經檢驗為鋁金屬冶煉後的副產物鋁渣。



專家解讀

我們的土地有多毒？

文／劉光瑩

攝影／王建棟

# 熱血歐吉桑黃煥彰 像鬼一樣纏住污染企業

讓污染企業抱怨「好像被鬼纏上」，熱血歐吉桑黃煥彰，二十年來率領志工追蹤全台廢棄物棄置。鍋米、汞污泥、惡臭鉛渣……，地圖上密密麻麻的點，不只是環境犯罪、骯髒利益，更恐毒害你的健康。



**鋪** 上紅色桌布的宴席，遠看擺滿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近看卻讓人汗毛直豎。

桌上菜色包括五彩三明治、雲林硫燻石灰椰子酥、桃園辛辣炒青螺、高雄松露巧克力、台南高銘香芋丸，搭配彰化香鍋冠軍米。

「這些食材，都是台灣在地生產，取自於農田、魚塢、河邊與海邊，二〇一七年，高美館一場攝影展的說明文字這樣寫著。

「經過特殊料理，除了展現食物的美味，更添加許多元素與人工甘味，營養豐富及促進食慾，且所有食材都有生產履歷，經過檢驗，還有政府單位掛保證。」

原來，這些「食材」的生產地，被各式事業廢棄物毒害，恐有傷害人體健康之虞。

過去二十年，中華醫事大學護理系副教授黃煥彰，率領台南社大志工團隊，在全台記錄並檢舉事業廢棄物棄置，製成讓人怵目驚心的台灣污染地圖。（見87頁）常見的事業廢棄物類型，就是

污泥，包括重金屬污泥，例如來自石化大廠的數千噸汞污泥，被清運業者棄置於屏東新園鄉。

## 廢棄物填魚塢，再蓋廠房出租

每年產量近八百萬噸的煉鋼爐渣，也是農地與魚塢棄置常客。例如台南社大從一三年開始追的旗山水質水量保護區，以及一五年起，高雄路竹蓮溪埤被棄置爐渣與營建廢棄物，讓埤塘水呈現詭異的黃色、綠色，毒性不明。

另個常被發現棄置於南部鄉間的，是金屬加工製程中產生的鋁渣。最經典的是屏東崁頂農田的數百個太空包。淋雨後，飄散阿摩尼亞刺鼻味，嗆到直流眼淚。

近期黃煥彰更發現新的棄置樣態，業者租下魚塢後以廢棄物填平，上面鋪水泥、蓋起鐵皮屋，再作為廠房出租，或甚至蓋上太陽能板的「三明治」玩法，讓人看不出廢棄物原形。

讓人民更加恐慌的，就是重金屬污染農田或畜牧業。例如彰化

## 小檔案 黃煥彰

出生／1961年

現職／中華醫事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台南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常務理事

學歷／中原大化學博士

事蹟／2018年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個人組得主、推動廢清法修法、揭發台鹼安順廠污染事件

從三十多年前至今仍持續發生的錫米疑慮、以及〇九年高雄大坪頂疑似遭戴奧辛污染鴨肉和鴨蛋的事件。

廢棄物為何抓不勝抓？台灣有全球最先進的高科技業，人均GDP也在三十年內翻了七倍，為何廢棄物棄置卻仍層出不窮，甚至危害到餐桌上的食物？

答案，不脫一個「利」字。

## 循環做半套，積累骯髒財富

除了小企業不重視環保，更讓人痛心的是，號稱做循環經濟、卻因貪圖超額利潤而做半套的再利用業者。

▲黃煥彰率志工舉報全台棄置上百場次，最惦念的是半世紀前就在二仁溪的電子廢棄物。



◀國中生在二仁溪進行生態教育，黃煥彰以「電子化石」說明電子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讓學子過目難忘。

今年四月，彰化地檢署偵破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勾結砂石廠，將科技業產出的污泥偷埋在河邊、山裡，更捏造不實訂單，不法利得超過六億元。污泥來源包括國營企業、知名上市公司。

不只科技業有污泥，攸關民生的食品加工业，也在去年被檢警破獲，再利用業者將數千噸污泥棄置於彰化農地中，散發惡臭，更牽涉知名上市食品大廠。

為何不好好處理？彰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銘仁解釋，處理廠跟科技業者收取每噸污泥八千元的處理費，理應花力氣與專業將廢料變營建骨材，但每公噸營建骨材只能賣十幾塊，處理廠負責人坦然，「根本賣不出去。」

相較之下，亂丟的話，每公噸污泥可淨賺高達七千元。

食品污泥的故事，也是異曲同工。若妥善處理，食品加工污泥的再利用業者不但可收取一噸高達六千元的處理費，還可做成有機肥料，但再利用廠老闆卻抱怨有機肥去處不多、價格不高。

王銘仁感嘆，「大家索性亂倒，這樣賺比較多。」

利之所趨，讓廢棄物清運與處

理業者鋌而走險，許多產源企業大聲喊冤，即便將廢棄物委託給合法清運業者，還是會有業者以合法掩護非法，甚至勾結不法，牟取暴利。

這不僅是歷史沉痾，更是現在進行式。

最懂台灣廢棄物史的，就是黃煥彰。遍布全台的廢棄物場址，都看得到這位戴著眼鏡、略顯颯爽的身影，在現場徘徊記錄。

「有一家污染企業的長官抱怨說，他好像被鬼纏上，不管做什麼、到哪裡，我都如影隨形！」他在一場演講上說。

亦步亦趨，是因為廢棄物污染在全台如癌細胞一般蔓延。被發現，不一定意味著會被清除。

### 熱血歐吉桑，追蹤廢棄物20年

六月中盛夏，《天下》記者與黃煥彰搭上小船，在台南與高雄交界的二仁溪沿岸巡查。

遠看岸邊一堆乾淨石頭，背後卻藏著棄置半世紀、近萬噸的電子廢棄物，泥沙混有電容、電路板、電纜等，許多裸露的銅製零件風化成一捏即碎的銅綠粉末。

「我蒐集了很多像這樣的電子

化石，預計做一個台灣近代工業文明史博物館，」黃煥彰撿起一塊鳳梨大小，混雜了電容、電阻等廢五金的「化石」，放進袋子時，還隱約聞得到電路板氣味。

這天下午，附近國中生正好在二仁溪校外教學，了解這條溪流被電子廢棄物污染的歷史，才知道這段歷史尚未過去。

這塊剛採集到的電子化石，頓時成為黃煥彰最好的教具。「中南部最大的痛就是廢棄物，」他對學生苦口婆心地說。

黃煥彰強調，當廢棄物就在身邊，民眾卻不理不睬，銅線將變成銅綠，進到土壤、飲用水跟農產品。台南社大志工拿出重金屬檢測儀，在土裡一打，就測到重金屬鎳鉛鋅，是一般標準的數十倍，銅濃度更超標一千五百倍。

多年來鏗而不捨關心廢棄物污染，讓黃煥彰在一八年獲得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個人組得主。

他透過環境教育培訓志工守護河川，曾揭發台鹼安順廠戴奧辛污染事件，並長期關注，最終促成中央政府對台鹼受害民眾，展開長達十九年、三十四億元的人道關懷照顧。

體，這是黃煥彰衝撞出的空間。

除了行動，他更透過修法追求系統性改變。

一六年底，環團與立委林淑芬合作，推動廢清法修法。讓廢棄物有了明確定義，無法再以「產品」來辯解，罰則不但提高，更追溯到產源責任，讓產生廢棄物的源頭企業不能再以「交給合法業者」處理為由躲避責任。

「這是送給大地母親最好的新年禮物……，土地安全比食品安全更重要，這只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修法通過當天，黃煥彰在臉書上寫道。

「黃老師如果發現一個案子，會很堅持、持續觀察監督整治進展，」跟黃煥彰長年合作，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說。

讓黃煥彰憂心的是，廢棄物埋在土裡，影響到飲水、魚塢，乾淨土地愈來愈少。「對土地的毒害，最後終究會回到人的食物、進到人的身體，」他說。

從慌目驚心的污染地圖，黃煥彰點出藏污納垢。但他與台灣人民最希望的，還是有朝一日，可以還給白米、魚蝦、水果無毒乾淨的原味。

### 土地攸關食安

約在〇五年，黃煥彰發現二仁溪沿岸做整治工程時，怪手把掩埋的廢棄物直接丟往河裡，但河川局跟環保局又不知如何切入。

此後，台南地檢署首創檢警環通力合作，打擊環保犯罪，由志工在第一線通報、檢警循線行動，先後舉發與去除二仁溪、鹽水溪、嘉南大圳、阿公店溪等多處重大污染源。

林仲斌相信，當行政機關、人民團體跟警察合作，很多困難問題才能解決。如今，各縣市每年都會召開環境犯罪的檢警環聯席會議，只有台南特別納入民間團



亂象內幕 暴利讓政商、各方勢力都來了！ 文／呂國禎、吳靜芳、蘇彥誠 攝影／王建棟

# 管理失靈的台灣廢棄物 五大問題一次看懂

全台每兩天就發生一次棄置，誓言改變現狀的事廢處理龍頭可寧衛，來頭卻不小，得標、設廠處處爭議。廢棄物處理產業，成了政商等各方勢力都想賺的暴利，為何還是到處丟？專家直言：根本原因，是管理失靈的政府。

**翻** 開台灣廢棄物地圖（見87頁），滿目瘡痍，高科技業合法委託卻仍被棄置，台灣的廢棄物處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一家廢棄物處理廠商影響了我的生活，從生活垃圾、醫療廢棄物，到國家經濟支柱台積電在內，五百大企業都必須仰賴它。

可寧衛董事長楊慶祥這樣描述台灣的現況：每兩天就發生一次棄置、合法掩護非法、民代結合黑道染指，政府管控系統卻失能。面對亂象不止，他誓言「要當好人，走正道。」

從高雄棺材店起家到成為上市公司，可寧衛二〇一九年營收

二十七億，獲利率超過四成，每股盈餘十·八三元，今年將配發現金股利十元，已是連續第五年達十元以上。

然而深入揭開可寧衛的故事，卻又發現，這家事業廢棄物處理龍頭公司，竟自己也不得不落入政商幫派結合的結構中。

台灣廢棄處理的病灶，究竟在哪裡？

## 問題1 處理廠一家獨大 看準管理失靈，棺材店中創業

台中大肚山高架橋下，有害廢棄物飛灰堆積如山。

去年十二月，台中市議會響起隆隆砲火，民進黨議員江肇國、李天生與蔡耀頡三人，同聲關切一個議題，「去年你一噸編六千元預算，今年你跟我說要變二·六倍、二萬六千元，你覺得會不會太離譜？」

站在備詢台後的台中市環保局局長吳志超，面有難色。

過去四年來，台中飛灰處理費飆漲超過六倍，市府無計可施，硬著頭皮編預算讓全民分攤，不然就得跟民眾漲垃圾費。

飛灰是民眾生活垃圾焚燒後、捕捉下來的細小顆粒，可能含有戴奧辛、氯或者重金屬，現階段最終去處就是掩埋。

吳志超接受《天下》採訪，很是無奈，「掩埋場收費愈來愈貴，有的縣市已經調漲垃圾費來因應，現在我們只能暫置在廠區內。」

遠水救不了近火，台中市環保局動腦筋，挖掘公有掩埋場裡的陳年垃圾，騰出空間埋飛灰；也編列預算研究新技術，想把飛灰變玻璃——但成本更貴，一噸至少花兩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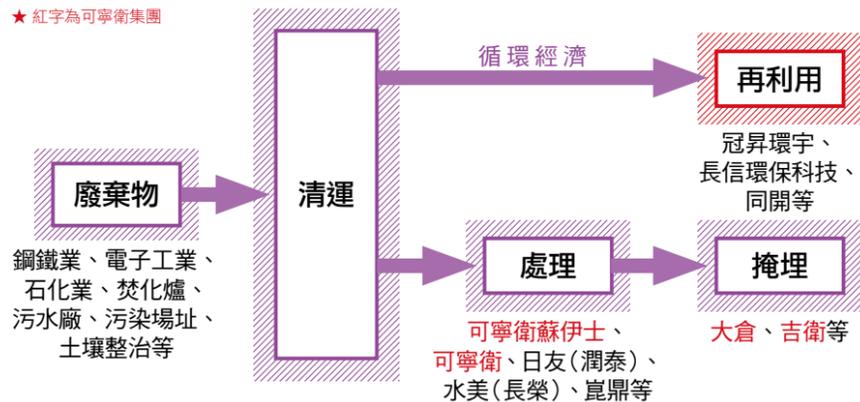
坐困愁城的吳志超，點出了被予取予求的核心關鍵：政府不能



▲可寧衛有台灣目前唯一對外的民營有害廢棄物掩埋場，價格具決定性影響力。

## 事業廢棄物處理流程，「再利用」最容易鑽漏洞

★紅字為可寧衛集團



註1：處理可略分為三大項：焚化、固化及物理化學分離  
 註2：再利用即指將廢棄物資源回收，再製成產品原料  
 研究整理：吳靜芳、蘇彥誠

委託合法廠商處理廢棄物，卻被崩壞了嗎？  
 「如果委託給我們，就不會這樣了。」在台北市仁愛路的中衛環保科技戰情室，楊永發得意地秀出手機，一點就能看到台積電委託的清運車位置、進度與去向。接



▲台中民生垃圾焚化後捕捉的有害飛灰，苦於掩埋價格高漲，只能暫時堆放在廠區，目前唯一去處是可寧衛的掩埋場。

停收民眾的垃圾，再貴也只能買單，研發卻還要花好幾年。  
 「全盤交給自由經濟市場去操作，真的一不小心、被一個人一統天下的話，他說今天漲兩塊就漲兩塊，但我們能說不收垃圾就不收垃圾嗎？公眾服務有其必要性，」他指出。  
 誰一統天下？追著有害飛灰的去處高雄岡山，台灣現在唯一民營的有害廢棄物掩埋場，必須穿過墳墓場、旁邊是二十億建造的靈骨塔，這裡，就是可寧衛集團的吉衛掩埋場。  
 楊家是岡山超過半世紀的在地殯葬龍頭，墳墓、納骨塔跟掩埋場比鄰而居，是它最大的特色。  
 楊慶祥退伍後，接手家族殯葬業，卻不甘於此，在棺材店中創業，投入廢棄物產業，從三人公司、在棺材旁擺辦公桌，到跟澳洲六大工業集團之一的布萊堡集團談妥合作案，成立了可寧衛集團，做到今日股票上市。  
 高獲利，讓可寧衛成了百元股，楊慶祥被稱是身價百億元的富豪。  
 卻沒幾年好光景了。接班一年半，楊家二代、可寧衛總經理楊

永發在美國長大，又到瑞士念大學、英國讀碩士，再回台灣，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勤業眾信歷練三年，看到了自家公司的問題，「空間賣完，公司就沒了。」  
 埋了二十年，八個掩埋場有六個滿了，剩下最後兩個。  
**問題2 政府管理不善 垃圾不能停收，只能任人宰割**  
 這兩年來，可寧衛不再來者不拒，並逐年調高費用。本來，可寧衛一年收五十萬噸，現只收約十二萬噸，甚至更少；以前一噸收費四千、五千塊，現在希望一噸能收兩萬五千台幣以上。  
 「說實在，我們是很佛心的，」楊慶祥表示，中國一噸早收到五千人民幣，約兩萬台幣。  
 可寧衛漲價無可厚非。竹科環保監督小組委員、元培科大環工系退休副教授吳南明緩緩說起，當年澳洲人會跑來台灣跟可寧衛合資，就是「早看到了台灣對於掩埋場活化不夠積極、又漠視。」  
 「如果政府管好自己的一百多個公有掩埋場，會落到今天任人宰割的局面嗎？」他直言。

主管單位環保署想亡羊補牢，輔導公有的飛灰以立體方式暫置，隔成一層又一層，盡量增加存放空間，等到公有掩埋場能騰出空間。  
 處理市民垃圾或許能等，但企業廢棄物卻等不了，因此價格飛漲。  
 一家廠商表示，「同樣的服務，台灣比歐洲貴了一二十倍，處理方法跟二十年前沒有太大差別，卻漲這麼多？在歐洲，這是公眾必要的服務，任由一家業者掌控市場並不健康。」  
 成本變高，台中就更不願意替南投、雲林燒垃圾，全台灣垃圾無處去的問題更加嚴重；付不起錢的中小企業，哪裡便宜哪裡去，鋌而走險不是不可能。非正式統計，台灣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一次廢棄物棄置事件。  
 可寧衛漲價是警訊，台灣環境愈來愈危險，但「我們的長期規劃在哪？」吳志超問。  
**問題3 再利用業者惡性競爭 兩天一棄置，事後抓已太遲**  
 近來台灣兩起社會矚目的廢棄物棄置事件，食品大廠卜蜂及竹科污泥棄置案，共通點都是企業

班之後，楊永發成立中衛環保科技，想扮演中介者角色，媒合廢棄物處理。

以前，竹科業者得偷偷派車跟在清運車後面，楊永發的平台，卻把廢棄物清運車弄得跟運鈔車一樣，打開手機便能監看，數據資料AI化。



▼左起中衛環保科技技術長徐紹馨、可寧衛總經理楊永發、中台資源董事長鄭光傑、可寧衛董事長楊慶祥。

小檔案

可寧衛

成立／1999年  
資本額／10.9億元  
董事長／楊慶祥  
總經理／楊永發  
主要業務／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員工數／172人  
成績單／2019年營收27.07億元、稅後純益11.79億元、毛利率67.3%

可寧衛的一條龍王國，  
董事涵蓋各方勢力



研究整理：吳靜芳、蘇彥誠

「每兩天都有一件廢棄物被棄置的新聞出來，現在生態系統的運作其實是非常不安全、傷害台灣環境，太多壞人了，」楊永發說，台積電、友達這些大廠很害怕，委託合格業者仍發生偷倒。政府不是說了八〇%廢棄物都回收利用了，為什麼到處亂倒？在廢棄物界打滾幾十年，楊慶祥分析，台灣再利用機構太多了，大部份都用市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收購廢棄物。（表1）

用低價收購，只好隨便處理。以日本為例，用熱熔融的方式處理焚化爐底渣，一噸約要五、六萬日圓的成本，而台灣只有一千台幣。

只用日本十分之一不到的成本，能把事情做好嗎？當然是假處理真棄置，以合法掩護非法。台灣焚化爐底渣，已有多次被發現棄置在農田之中，更沒良心的還加入混凝土，用來填水溝、蓋房子。

而卜蜂案，就是委託給合法業者，原本該再製成有機肥，結果連處理都沒有，直接倒在農田上。

楊慶祥再舉例，前一陣子桃園

演你丟我抓，廢棄物遍布全台灣的遊戲。

甚至，這家想補廢棄物漏洞、讓台積電等企業高枕無憂的公司，竟必須結交三教九流。為何政治人物、黑道都來了？這背後利益有多龐大？可寧衛集台政、商、幫派金主，組成了新勢力。

**問題4 廢棄物產業複雜暴利 政商勢力介入，陰影重重**

楊永發頂著這麼好的學經歷，可寧衛董事長楊慶祥卻感嘆，本來不敢奢望兒子接班。

他對著兒子說，「你在會計師事務所併購部門學習了三年，做得好好的，沒有非要回來不可，當可寧衛董事長、總經理不是吃香喝辣，要去應付很多層面的人，還有很多問題要去解決。」

楊永發卻告訴父親，「我就是看你那麼辛苦才想回來幫你。每天來你辦公室泡茶的有民意代表、有黑道老大，不答應好像就得得罪他們，因為我看他們出去的時候，臉色有的就不太好。」

但楊永發的創業代表作中衛環保科技，卻是找中台資源負責人鄭光傑來擔任董事長。（表2）

楊慶祥認為，「說實在的，中衛

製磚廠收了一大堆污泥，被檢察官抓了，把相關人員找來，現場演練污泥製磚，結果做出臭來。

國外念書、勤業眾信經歷開拓了視野，楊永發告訴父親，全球最大的環保公司是美國的一家平台公司，科技能解決政府系統漏洞，一樣能成大事，因此投資設立中衛環保科技平台。

這平台的誕生，讓環保署官員感嘆，政府系統是二〇〇〇年開發，概念落後、技術不足。吳南明解釋，環保署系統就像是學生考試，只裝了監視器，要求學生不能作弊，老師卻坐在隔壁大樓，等到出了問題才回頭去看監視影像。

效果如何？「看看這二十年來的棄置事件就知道了，環保署系統必須與時俱進，」吳南明說。

環保署廢管處科長顏瑞錫解釋，環保署的管控系統只有外表跟二十年前一樣，內容不斷更新，管控的重點是流向去處，也有勾稽追蹤的功能，存心犯罪無法防範，但還是有辦法在違法之後找到，並繩之以法。

只是，找到時，往往廢棄物已污染台灣的土地了，不斷重複上

務所併購部門學習了三年，做得好好的，沒有非要回來不可，當可寧衛董事長、總經理不是吃香喝辣，要去應付很多層面的人，還有很多問題要去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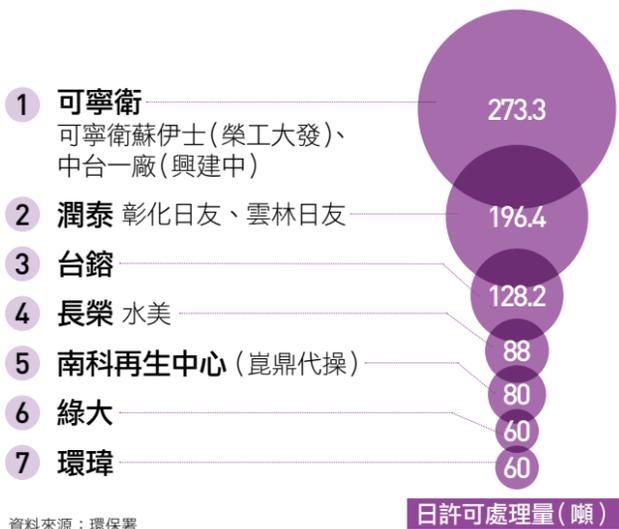
楊永發卻告訴父親，「我就是看你那麼辛苦才想回來幫你。每天來你辦公室泡茶的有民意代表、有黑道老大，不答應好像就得得罪他們，因為我看他們出去的時候，臉色有的就不太好。」

但楊永發的創業代表作中衛環保科技，卻是找中台資源負責人鄭光傑來擔任董事長。（表2）

楊慶祥認為，「說實在的，中衛



中台一廠落成後，可寧衛事廢焚化量將冠全台  
台灣民營有毒事業廢棄物焚化廠集團公司處理量排名



◀中台新廠蓋在好市多物流中心、教育預定用地旁，同業、專家質疑：處理有害廢棄物，為何不進駐環保園區？

科技是我兒子的創意、內部計劃也是他寫的，可是沒有鄭董（鄭光傑）的支持，我覺得我兒子那麼年輕，要把中衛撐起來，我認為是……，會得罪很多人啊。」

因此，他需要政商關係良好，又能應付黑白兩道的人來幫忙兒子。

鄭光傑所創辦的中台資源，是專門處理廢燈泡、廢燈管等含汞事業廢棄物的公司，將廢棄物再

製成新的燈管、人造星光石板、綠光玻璃再生粒料等。

鄭光傑幫忙解決政府處理大型垃圾（廢家具）的困難，又花費幾百萬元設置環境教育中心，滿足了環境教育修法後，政府部門、學校學生必須到環境教育場所，上足環境教育時數的要求。

二〇一七年，鄭光傑曾邀請桃園市長鄭文燦，與時任環保局長沈志修、經發局長朱松偉參觀中

台資源設置的環境教育中心。

抓對政策方向，鄭光傑懂得協助政府推動政績，得到了熱心環境教育的肯定，最後，換來整個桃園環保科技園區業者都眼紅的「特許權」。

但地方民代、黑道恐怕沒這麼容易處理。鄭光傑又找了從小一起長大的練成瑜，加入中台資源的新股東團隊，三方一拍即合。

搜尋練成瑜的資料，幾乎都跟

四海幫有關，被稱為四海幫大金主、輩分很高，真的是黑道嗎？

「其實他人不錯啦，事業做得不錯，也有社會地位，當然有人給他標籤是黑道。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裡面，你有看到他黑道的行為嗎？」楊慶祥解釋，反而這幾年，可寧衛碰到問題會請練成瑜幫忙，用友善的方法解決。

「廢棄物難免會有一些地方上的問題，請練董（練成瑜）打個電話就可以解決，」楊慶祥說，以前他的辦公室，三天兩頭黑道白道來泡茶交關（套交情），「一年半以前，沒有人來找我談這個事了。因為已經沒有空間了，都透明啦。」

楊慶祥還找來了前高雄副市長、前中油董事長陳金德擔任可寧衛能源董事長，準備投資四十億，在桃園科技工業區蓋汽電共生廠，用廢棄物發電。

股東之一又包括環興科技，董事長是中興工程顧問社指派法人、前經濟部水利署署長陳仲賢。環興科技是專業的環保技術顧問公司，特別是焚化爐的監督與技術規範，台灣有一半以上的民生焚化爐，政府都委託給環興

監督。

楊慶祥表示，五年前，陳金德擔任中油董事長時，楊慶祥曾到中油跟陳金德做簡報，而有了深入合作。這五年來，可寧衛承接了兩個中油土壤整治的案子。後來陳金德離開公職，想暫時退出政治圈，楊慶祥力邀他加入。

「一個月十幾萬的薪水，講難聽一點，對陳金德來講是委屈啦，現在請一個專業經理人，一年沒有八百、一千萬，人家會來幫你幹這個事情嗎？因為陳金德對環保產業專業與熟悉，所以請他來幫忙，」楊慶祥說。

前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分析，這代表背後利潤龐大，政府要小心。雖然他們不會跟政府對幹，但是可以慢慢把價格抬高。

企業的重點是賺錢，而不是跟政府作對，但對產業發展、環境未必有利。政府全力鼓勵台商回流，有沒有思考廢棄物處理廠夠不夠，如果被壟斷了該怎麼辦？

### 拿下榮工大發，造一條龍王國

台灣廢棄物處理業一直不上軌道，有能力的企業就變成少數可以壟斷市場的要角。



▶民進黨新潮流系的陳金德卸任中油董座後，加入可寧衛集團。(黃明堂攝)

來到高雄大寮，一八年四月，台灣最後一個公營有害廢棄物處理廠「榮工大發廠」決標，由可寧衛與全球第二大環保廠法商蘇伊士集團旗下的台灣昇達取得。

自此台灣三分天下，北是長榮集團的水美工程、中是潤泰集團的日友環保、南台灣是可寧衛蘇伊士。(表3)

這三大處理廠本來都是國家輔導、刻意設在北中南三區，也是台灣現在最欠缺的。前兩個早在十幾年前陸續民營化，最後一個在爭議聲中賣給可寧衛。

時間回推到一七年，行政院推動榮工民營化，附屬的榮工大發廠是否跟著民營化，在行政院內部展開了討論。

「台灣以中小企業居多，沒有足夠資金做循環經濟，維持公營有害廢棄物處理是必須的，」當時的國發會主委陳添枝，綜合了工業、環保部門的意見，建議時任行政院院長林全，中止榮工大發民營化。

時任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補充說，當時的環保署署長李應元也覺得，政府應該要有關鍵的控股，作為價格上漲的抑制工具，遇到全台處理能量不足時，也能派上用場，避免有害廢棄物無處可去。

最後一個不能再賣了，然而內閣改組、賴清德接任閣揆後，一紙公文卻發到環保署等單位，要求執行榮工大發民營化，理由是：怕影響潛在的外商與投標廠商的權利。

詹順貴指出，很弔詭的是，這個招標公告還沒有上網，怎麼會影響潛在投資者的權利？如果說得標了，突然撤回，可能會損失利益，即便上網招標了，只要沒決標、沒跟對方簽約，隨時都能撤下來。

爭議聲中，榮工大發拍賣最後仍上路了，九家業者投標爭取，

最後由可寧衛聯手全球第二大環保廠商蘇伊士集團旗下的台灣昇達公司，各取得一九%股份。

這一役，改變了廢棄物處理業生態。表面上呈三足鼎立之勢，但其實可寧衛略勝長榮、潤泰一籌，因為它還擁有國內唯一一個能對外營業的民營有害廢棄物掩埋場。

蘇伊士進到台灣，接手第一個月就出了三個工安事件。今年五月二日，濃密黑煙再度衝上天際，可寧衛蘇伊士又失火了。處理高危險性、有害廢棄物，事故卻不斷，很難讓人信服它的管理能力，對台灣又能帶來什麼正面的效益。

### 招標、設廠，處處爭議

榮工大發廠招標的爭議尚未平息，可寧衛轉投資的中台資源一廠事廢處理廠的設廠案，又遭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廠商協會群起抗議。他們提出四點質疑：

- 一、處理有害廢棄物，按規定要設在政府編定的環保科技園區，為何設在一般工業區？
- 二、環保科技園區一坪十六萬，一般工業區一坪八萬（當時價

格），該去環保園區卻能設在一般工業區，光價差可能就有數億元，為何獨厚中台？

三、長榮、潤泰集團擴建有害廢棄物廠都要環評，中台新廠為何不用？

四、中台資源新廠有何通天本事，能處理的廢棄物高達五百多項？現存技術、設備很難辦到。

中台資源一廠，最終仍以「環保、循環經濟」過關了。它承諾協助解決大型垃圾問題、零廢棄、零運出，並燒台積電等企業廢棄物來發電。

桃園市政府引述環評法四十九條，回覆該工業區已做總體環評、又符合設定的產業類別免做環評。

但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仔細研究了中台新廠案後不以為然，「桃園市自圓其說，卻模糊了法律，本來立法的目的

是明確界定、善盡管理之責，現在等於架空了環評法，又要如何做到良善管理的目的？」

燒廢棄物發電，不能算是循環



▲中台資源從回收水銀日光燈起家，在可寧衛楊家、練成瑜進入董事會後，正轉型為具影響力的有害廢棄物處理廠。



▲前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認為，政府應審慎面對政商結合是否會控制廢棄物市場與價格，最終導致廢棄物無處去的局面。

經濟。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不解地說，「焚化有害廢棄物又固化掩埋，視之為循環經濟是天大笑話，審核如此草率，為何一路開綠燈、連環評也不用做？」

詹順貴也強調，「處理有毒有害的廢棄物就一定要做環評，燒有毒的東西，對周遭一定有健康風險，為何不做？」

如此一來，誰還願意守法、乖乖去政府編定的環保科技園區？一家歐商感嘆，真不懂台灣，廢棄物處理是公眾服務，在台灣卻成了政商幫派銜鬥的暴利行業。

### 問題5 產業園區不蓋廁所 自己的垃圾，應就地處理

台灣事業廢棄物為何好像永遠無解？最根本的問題是廁所蓋不夠，自然會滿出來。

按廢清法規定，事業廢棄物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歸各部會，經濟部管工業、衛福部管醫療廢棄物、科技部管科學園區、農委會管農業廢棄物，自己產業的垃圾自己解決。

往下一層就是各負各的責任，例如蓋科學園區、工業區必須一區蓋一個處理廠，最理想的狀況

就是區內解決，竹科解決竹科，就地處理盡量不外運。

如果能做到，到處亂丟的情況自然就大大減少，慢慢根除。

但台灣沒有做到，現在到底有多少個科學園區，一時答不上來，只有南科蓋了自己的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其餘付之闕如。

科技園區都不願意為自己產生的廢棄物負責任了，如何期望別人為你的廢棄物負責？說到底，科技業者廢棄物被亂丟，並不是那麼冤枉。

而這又衍生了縣市垃圾大戰。除了焚化爐年紀大跑不動，還有一個關鍵原因：事業廢棄物佔用了民生用的二十四個焚化爐。

按規定，這些焚化爐應優先處理民眾的生活垃圾。然而利之所趨，事業廢棄物出的錢比家用垃圾高，或迫於地方民代、黑道的壓力，讓許多焚化爐燒事業廢棄物，佔比愈來愈高。

現在，事業廢棄物佔了民生焚化爐處理總量的二五%，比率不斷往上攀升。可是，民生焚化爐的設備，設計上本就不適合燒有害廢棄物。

而沒有焚化爐、又出不起高價



▲台灣土地處處可見事業廢棄物被遺棄，根本原因是處理量能長期不足，成三教九流的肥肉。

的縣市，自然只能乾瞪眼，垃圾堆積問題愈來愈嚴重。事業廢棄物長期處理量能嚴重失衡下，便產生暴利，成了三教九流眼中的肥肉，低價搶單亂丟，不斷惡性循環。

解決方法是什麼？一個房子規劃之前，就是要先蓋好廁所。台商回流熱當前，經濟部除了宣傳招商成績，更應該做好台商回流的廢棄物處理規劃，超前部署把這點做好，才能避免廢棄物被亂丟棄，否則只會使台灣土地污染狀況雪上加霜。